

# 康美药业资本推手：广发证券深度绑定马兴田家族生意

本报记者 王力凝 北京报道

作为A股首家破千亿美元市值的医药企业，康美药业(600518.SH)曾是业内的白马股，如今因近300亿元货币资金消失的离奇方式走下神坛。

5月9日，康美药业继续一字跌停，报于6.26元/股，这是康美药业公告近300亿元资金出现“会计差错”后的第五个跌停。

根据康美药业公布的2019年一季度数据，第一大股东康美实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已累计将16.25亿股康美药业股票质押，质押比例高达99.53%。

5月6日，广发证券董秘在深交所互动易平台上称，公司不存在自有资金参与康美药业的股票质押融资情形，广发资管集合计划产品合同约定由委托人自行处理纠纷并承担投资风险。

尽管如此，在康美药业过去爆发式的发展中，广发证券在康美药业的资产版图扩张中充当了重要的推手：2001年广发证券保荐康美药业上市，并持续为康美药业此后的一系列增发、可转债、公司债等融资项目保驾护航。另外，康美药业实际控制人马兴田与许冬瑾控制的两家投资公司，亦先后多次参与了广发证券的增发和原始股上市项目，获益丰厚。

## 助力康美药业融资超256亿

康美药业上市以来募集资金为256.78亿元，这些融资的承销商无一例外都是广发证券，广发证券因此也获得了不菲的保荐承销费。

在康美药业公布“公司核算账户资金时存在错误，造成货币资金多计299.44亿元”之后，上交所于5月5日发出的《问询函》中，要求康美药业就此进行核实并补充披露相关6项问题，其中要求康美药业结合公司近年的融资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披露现存债务规模和现有货币资金的受限情况等，说明各项债务的后续资金偿付安排，并充分提示风险。

就这部分的内容披露，上交所点名要求会计师及相关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康美药业2001年3月登陆A股市场，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为其进行审计，而保荐机构是广发证券。

《中国经营报》记者梳理了康美药业上市以来的融资后发现，2001年康美药业上市的五年内表现较为平淡，股价也由上市首日的

开盘价40元/股一路下跌至2005年最低的7.73元/股。

2006年可以说是康美药业发展的分水岭，此后康美药业先后启动了一系列融资，利用增发、可转债、权证、优先股、配股、公司债券、短期融资券等多种融资工具，堪称A股市场的融资高手。

那么，2006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了反击中信证券的收购，2126名广发证券员工在2004年成立深圳吉富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收购股权，成为广发证券第三大股东，持股12.55%。但此举违反了《证券法》“证券公司变更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东需经过证监会审批”的规定。

2006年6月，谋划上市的广发证券，将深圳吉富持有的广发证券股权分别转让给四家公司获广东证监局批准。转让价格为2元/股，其中康美药业副董事长许冬瑾创

设并持有100%股权的普宁市信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宏实业”)受让6200万股，占广发证券总股本的3.1%。

广发证券和康美药业的同盟关系至此建立。

搭上了广发证券，康美药业在此后资本市场融资顺风顺水：进行了两次增发、一次可转债、一次配股、一次优先股、四次债券、一次定向增发。《中国经营报》记者统计发现，康美药业上市以来募集资金为256.78亿元，这些融资的承销商无一例外都是广发证券，广发证券因此也获得了不菲的保荐承销费。

除此之外，2017年，广发证券还为康美药业控股股东康美实业两次发行的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担任主承销商，募集资金合计50亿元。

康美药业历年融资中最大的一笔，是2016年6月实施的定向增

## 康美药业近年融资情况(2001年-2018年)

时间	发行数量	募集资金	募资用途
2001年3月	首次发行1800万股	2.2626亿元	四个制药生产线、补充经营流动资金
2006年7月	增发6000万股	5.04亿元	中药饮片扩产项目
2007年9月	增发7100万股	10.48亿元	公司中药物流配送中心项目
2008年5月	可转债90万手	9亿元	偿还银行贷款、短期融资券、补充流动资金
2010年12月	配股5.083亿股	35亿元	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营运资金
2011年6月	11康美债	25亿元	偿还银行借款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014年12月	3000万优先股	30亿元	偿还短期融资券、银行借款和补充营运资金
2015年1月	15康美债	24亿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补充公司的营运资金
2016年6月	定向增发5.3亿股	81亿元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2018年7月	18康美债01	15亿元	偿还公司各类金融机构借款及公司已发行的债务融资产品，补充流动资金及适用的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用途
2018年9月	18康美债04	20亿元	偿还公司各类金融机构借款及公司已发行的债务融资产品，补充流动资金及适用的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用途

制表：王力凝 数据来源：康美药业公告

发，募资81亿元。

增发的五个对象分别为康美实业有限公司、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长城国瑞证券、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和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资管”)，总发行数量5.3亿股，发行价格为15.28元/股。其中，广发资管认购

654.4502万股。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增发的股份将在2019年6月27日迎来解禁。

频繁的融资筑成了康美药业的千亿美元神话，但康美药业股价不断暴跌之际，也将其推向债务深渊：2019年的一季报显示，康美药业的短期借款有149.4亿元、长期借款6.9亿元、应付债券167.83亿元。

## “康美”之外的投资生意

除了投资广发基金之外，康美药业创始人马兴田夫妇控股的博益投资、信宏实业也先后多次参与了广发证券保荐的增发及原始股上市项目。

搭上了广发证券，康美药业创始人马兴田与许冬瑾不再满足于发家的医药生意，开始在投资行业大展拳脚。

康美药业和广发证券的合作始于2000年，广发证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助理钟辉自2000年4月开始即在康美药业担任董事一职，2010年11月，钟辉辞去董事职位。

但钟辉和康美药业的关系还没有结束，2011年1月18日，马兴田在“2010年的年度总结会上”举行了聘任仪式，聘任钟辉等二人担任康美药业的顾问，一直任职至今。作为康美药业顾问的钟辉，出现在铜仁市市长调研康美药业、与黄山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等重大场合中。

2007年6月，康美药业以7656万元受让广发证券控股子公司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10%的股权，

成为广发基金第四大股东。这笔投资给康美药业带来丰厚回报，12年来，康美药业拿到广发基金的现金分红超过2亿元。2019年1月30日，康美药业公告称拟将所持有的广发基金股权全部转让给广发证券，转让价款暂定为13.9亿元，康美药业预计出售后可实现税前收益8.44亿元。

2011年，广发证券定向发行45260万股，揭阳市信宏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信宏资产”)以17.976亿元获配6680万股。在这次发行后，信宏实业成为广发证券的第八大股东，信宏资产成为第九大股东。

直至这次增发股份正式上市，信宏资产成立只有3个月时间。而信宏资产的股东分别是江西国际信托、信宏实业和自然人温少生，温少生为康美药业的现任副总经

理、职工监事，在这次康美药业“爆雷”前在康美药业担任了18年的证券事务代表。

除了投资广发基金之外，康美药业创始人马兴田与许冬瑾控股的深圳市博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信宏实业也先后多次参与了广发证券保荐的增发及原始股上市项目，包括了古井贡酒、歌尔声学、普邦园林和蓝盾股份、亚威股份、东方雨虹、江特电机、冀凯股份前身石煤装备等A股融资项目。

以广发证券2011年8月保荐的古井贡酒增发为例，信宏实业以77.5元/股的价格获配750万股，在6名增发对象中位居首位，一跃成为古井贡酒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为2.98%。2013年年报中，古井贡酒的股东信宏实业的名字，已经变成了广发证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并在2015年年报中彻底消失。

除此之外，马兴田与许冬瑾夫妇的两子女马嘉霖和马嘉腾持有的公司在冲击A股资本市场时，广发证券同样是保荐商。

盛迅达(300518.SZ)上市之前，当时刚满18岁的马嘉霖持股21.43%，为盛迅达的第二大股东。

2017年7月，广东趣炫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在证监会披露招股书，1997年出生的马嘉霖是这家公司的第三大股东，持股12.45%。

综上所述，康美药业创始人马兴田与许冬瑾，和广发证券已经形成了密切的业务合作关系。

记者注意到，一路走来，其中也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小插曲”。

早在2012年，北京中能兴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能兴业”)认为康美药业“在土地购买和项目建设上涉嫌造假并虚增资产”，要求监管部门对康美药业进

行核查。随后，广发证券根据广东证监局要求对康美药业进行了专项核查，并在2013年3月9日发布核查意见称不存在虚增资产虚增工程投资行为。

紧接着，中能兴业以广发证券是康美药业的直接利益关联方不具有独立性为由，要求广东证监局要指定独立第三方对康美药业的相关问题展开调查。但广东证监局认为广发证券核查符合法律规定，最终不了了之。

某券商前资深保荐代表人、投行界知名人士王骥跃告诉记者，由于康美药业的财务问题还在调查中，现在还不能确定会对广发证券产生怎样的影响。但是，监管层对康美药业的处理，将对整个资本市场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否则这些出现严重问题的上市公司，会将国内资本市场带向深渊。

# 深创投控股上市公司预收款蹊跷暴涨 关联股东套现

本报实习记者 向导  
记者 夏欣 北京报道

中新赛克(002912.SZ)2018年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91亿元，预收款项达到5.56亿元，占营业收入比例高达80%，净利同比增长54.73%。

## 利益相关方齐减持

记者梳理发现，中新赛克的股东结构颇为特殊，除了大股东为创投公司——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创投”)以外，中新赛克的股东还包括员工持股平台和部分利益关联方股东。其中，三家利益关联方尤为值得一提，分别是平潭综合实验区因纽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因纽特”)、任子行(300311.SZ)和美亚柏科(300188.SZ)。

之所以称他们为利益关联方，是因为他们既是中新赛克的股东，也是中新赛克的客户(因纽特的关联方信通科创为中新赛克经销商)，但因其各自持股比例或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未达到5%，又不能完全称之为关联方。

一位券商保荐人告诉记者，如果未达到关联交易标准，年报可以不披露交易信息。记者查阅中新赛克2018年年报，未发现中新赛克与上述利益关联方的具体交易情况。

不过，记者在查阅任子行和美亚柏科2018年年报的过程中发现些许巧合之处。在中新赛克预收款项暴涨的同时，任子行和美亚柏科的预付款项都出现暴增。其中，任子行的预付款项从2017

据往年年报，2016年到2018年，中新赛克的预收款项分别为9479万元、2.56亿元和5.56亿元。预收款项规模几乎一年一个台阶。就预收款项高企问题，《中国经营报》记者曾致电采访中新赛克董秘李斌，但截至记者发稿未获得回复。

年度的3245万元增长到2018年度的7934万元。美亚柏科的预付款项则从2017年度的3685万元增加到2018年度的9304万元。

同时，在中新赛克业绩大幅增长的同时，任子行和美亚柏科都减持了中新赛克。

公告显示，任子行2018年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1.76亿元，主要系公司处置其所持的中新赛克股票，产生投资收益1.47亿元。

此外，据年报披露，美亚柏科减持中新赛克106万股，占中新赛克当前总股本的1.00%。取得投资收益约6545万元。目前，还持有中新赛克2.07%股份。

除了任子行和美亚柏科以外，另一家利益关联方因纽特也很有“故事”。

因纽特原是创码科技(南京创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创码科技则是早期员工持股平台。招股书披露，2011年，创码科技将持有公司10%股权以象征性的100元价格转让给全资子公司因纽特。

而这次股权平移实际上也是为之后引入新的投资者做了铺垫。2012年，创码科技将持有的因

纽特40%股权以176.12万元转让给周游持股的北京信通寰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通寰宇”)。

值得注意的是，周游控制的另一家公司信通科创也是中新赛克的“座上宾”。资料显示，2017年1-6月，信通科创为中新赛克带来3115.95万元收入，占当时营业收入比例为18.98%。不过由于上市之初，信通科创实控人周游通过信通寰宇、因纽特间接持有中新赛克3.42%的股权，不足5%，其也不成为关联方。

而对于因纽特的实际情况，一些细节也值得深究。从工商信息来看，因纽特在2015年8月做出了一次法人变更，法人代表由凌东胜更换为胡煜。资料显示，凌东胜为中新赛克总经理。

媒体之前报道曾这样引用马华锋表述，“之前中新赛克每次投票，因纽特的投票权经常委托给凌东胜”。马华锋认为，凌东胜实际控制了因纽特。

而在年报发布前的4月16日，中新赛克第二大股东因纽特也宣布计划减持2.56%股份，记者注意到，这一减持比例正是中新赛克上市时约定减持比例上限。

## 中新赛克公司治理缺失？

记者注意到，在中新赛克披露年报的更早些时候，中新赛克遭到原保荐人马华锋的实名举报。

本报曾收到了一封《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中新赛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定期现场检验报告》。这份报告显示，保荐代表人为马华锋、李波，现场检查时间为2018年6月11日-2018年6月15日。

该报告对现场检查事项中的8项内容给出了否定意见，其中包括“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是否合规且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比较，公司业绩是否存在明显异常”、“重大信息的传递、披露流程、保密情况等是否符合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这三项。

实际上，中新赛克这一次原保荐人举报风波也将中新赛克内部治理争议摆上台前。

按照国内上市公司的普遍情况，大股东在公司治理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对于中新赛克而言，其大股东为深创投，是国内一家顶级的创投机构。深创投是否实际参与公司运营和治理则并不好说。

2012年，深创投携手关联投资机构接盘了原中兴通讯控股的中兴特种(现中新赛克)，一举成为中兴特种第一大股东。

从后面中新赛克上市的逻辑来看，这一次股权变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如果在中兴通讯的控制下，中兴特种想要独立上市至少将面临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两大难题。

不过，中新赛克为何是由一家创投公司接盘，则显得颇为蹊跷。

从深创投的股东情况来看，一个线索则是，中兴通讯是深创投的股东之一，而中新赛克的管理团队也主要由中兴通讯。

实际上，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创投公司多以财务投资为主，以自有资金成为公司大股东的情况少之又少。而对于深创投来讲，中新赛克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在深创投投资的100多家上市公司中，中新赛克是唯一一个深创投自己成为大股东的公司。

2017年11月，中新赛克中小板上市之际，深创投总裁孙东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投资中新赛克从一开始即非单纯的财务投资，而是要把它打造为上市平台，未来在项目退出、资本运作上发挥作用。这也是为深创投多元化布局的一次战略投资。

而坊间则有猜测，深创投将通过中新赛克曲线上市。不过，据记者了解，曲线上市之说并不成立，从记者获得的说法来看，投资中新赛克，是深创投的一次“尝试”。

上市之后，中新赛克总经理凌东胜曾接受了全景网的采访，当时他表示，原来大股东(中兴通讯)本身就是个业务单位，所以可能对业务会更了解，对市场可能会更了解，所以相应的管理和支撑会稍微的多一点。大股东是投资者的话，可能在资本市场有一定的经验，但是对于具体的业务，主要是靠管理团队去经营。

媒体曾引用马华锋表述，“看不出创新投(深创投)实际参与了公司治理的日常痕迹，创新投对公司的管理处于失控状态，创新投提

名的董事、监事的作用也就是例行参与几次会议”。

记者曾收到原中新赛克保荐人马华锋的举报材料，在提及内控问题时，马华锋认为，PE机构控股上市公司的这种模式，必然导致内控失控，因为PE机构根本就不参与日常的管理和决策，也没有起到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真正的监督控制作用。

5月8日，记者曾向深创投发函了解中新赛克的预收款项暴增及公司治理情况，截至发稿未获得回复。

记者注意到，深创投与中新赛克的保荐机构国信证券也关系密切。据深创投官网记录，2017年11月，深创投集团曾与国信证券投行部开展了共建活动，在座谈会上，双方都表示了加强相互合作的意愿。这个时间点与中新赛克上市的时间点相仿。

另外，深创投与国信证券同扎根于深圳，监管部门向上追溯也同属深圳市政府。还有一点也非常巧合，中新赛克及其利益关联方任子行和美亚柏科的上市保荐机构也均为国信证券。

而在记者获得的举报材料中，马华锋提到，“在IPO时，国信证券就对中新赛克IPO特别重视，我们深感压力。我参与或负责的很多IPO企业，国信证券高管基本都不会参与或出席中介协调会等，但中新赛克IPO时国信证券高管多次出席相关会议，在文件流程方面也感觉比其他IPO企业快多了。由于这种关系，中新赛克经常走高层路线。”